

郴州真相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第37期 2011年11月10日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究竟违没违法？

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在中共把持中国的几十年中，可谓对法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其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砸烂公检法，就连受《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在需要法律装潢门面时，又号称与世界接轨，编造出一系列的法律，高喊“依法治国”。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法律，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者对内维持暴政统治，欺压百姓，对外欺世盗名的假面具。

再来看，从 1999 年 7·20 迫害开始，中共就声称是所谓“依法取缔”法轮功，几乎所有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罪名都是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那么中共依的这个“法”究竟在哪里呢？

中共最早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19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 x 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 x 教”的社论。但是，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员也同样没有立法权。如果把当权者个人的讲话和报刊文章，或者是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当作法律，那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是在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另外，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一）、（二）全文内容中都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唯一见到“法轮功”三个字的是“两高”关于贯彻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的两个《通知》，《通知》显然不能作为定罪判刑的法律依据。

那么，自 1999 年 10 月以来，中共一直引用《刑法》第 300 条和两个“司法解释”来处理所谓的法轮功案件。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到底是那一条国家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施被法轮功学员破坏了；更没有人能够指证，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又是如何破坏法律、法规实施的。也就是说，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这一个要件，而没有被侵犯的对象、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后果这三个要件。

法轮功学员信仰、宣传法轮功的行为都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范畴，过程中不损及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不涉及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符合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是完完全全的合法行为。因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迫害行为，包括抓捕、抄家、关押、强制洗脑、送精神病院、劳教和判刑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犯罪行为。

帮民众安装新唐人 父子俩陷冤狱

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廖松林和廖志军父子因为替当地民众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被中共当局绑架并非法判刑。廖松林被非法判刑四年，廖志军被非法判刑三年半。新唐人电视台总部位于纽约，致力于播报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廖松林和廖志军父子为民众安装新唐人，完全是合法的，却遭到中共法庭的陷害，至今仍被劫持在湖南常德津市监狱。（如图）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湖南郴州市“六一零”办（中共专门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操纵郴州市国安局、公安局、北湖区“六一零”办及公安分局、苏仙区“六一零”办及公安分局等对廖松林一家实施暴力绑架。继而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以“郴北检刑诉字（2008）第 172 号起诉书”公然诬陷廖氏父子帮民众安装新唐人卫视天线是“利用 xx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见下页）



图一：廖松林在湖南常德津市监狱七监区接见室被戴着手铐接见



图二：廖志军（右）在津市监狱一监区接见室；宋建平（左）是迫害主管。

《九评共产党》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2011 年 11 月 10 日已有超过一亿零五百万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联合国会议：

自焚是骗局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却发生

了令世界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江泽民犯罪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一手导演的。右图的“焦点访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者”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没有人见过她练法轮功。



①有人用物体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
②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
③一名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用力姿势。

（接前页）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五十分，郴州市北湖区法院对廖父子非法开庭，庭上没有宣布结果。过后法院刑事判决“（2008）郴北刑诉初字第227号”分别非法判廖父子四年、三年半刑期，投入湖南常德津市监狱七监区和一监区继续关押迫害。

而且安装卫视天线一事被电话监听、跟踪，使雷安祥、蒋喜莲、郭名高、罗家兵等多人遭绑架判刑，被掠夺财物无法统计。

父子俩屡遭中共迫害

廖松林和廖志军系一对父子，家住湖南郴州市山川塘北湖区军人招待所生活区。廖松林生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郴州市军人接待站退休职工；廖志军生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湖南衡阳车辆段郴州火车站列检所职工。父子俩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中共自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以来，廖家没有几天安宁团聚的日子。廖志军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被绑架、关押二次，无理罚款六千元，继而被单位软禁一年。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被非法劳教二年，关押在湖南长沙新开铺劳教所。不久在郴州又被非法抓捕劳教。

廖松林二零零一年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二零零二年八月被非法抓捕，关押在郴州市看守所，二零零三年九月六日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湖南常德津市监狱。

廖志军心地善良，憨厚勤快，乐于助人，是一个好青年。其父廖松林修炼法轮功后，以前患的神经官能症、肺结核、鼻窦炎、前列腺炎及三十多年的胃病、工伤引起的脑震荡都好了，每年节约药费几千元。他还多次为单位维修水电设施，不要一分钱报酬。为邻居维修水电器具，不收礼也不让他们请吃喝。单位领导委托他做生活区物业管理，坚持不收一分钱管理费，义务为大家服务。然而这样好的七旬老人却长年累月关押在黑牢里遭受折磨。

二零零七年遭警察绑架抄家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上午，湖南郴州市“六一零”主任张和平、副主任吴代明发出指令，以郴州市国安局为主，北湖区、苏仙区国保大队为辅，对廖松林一家进行迫害。当时来了四、五辆小车，十几人强行扣押廖松林、孟庆莲老两口。老廖不服，被一人踢倒在地，抢去钥匙，然后将他双手反扣推入一辆白色小车。孟庆莲被扣着推上楼进屋看着他们抄家。他们的儿子廖志军上班时遭绑架。儿媳带着四岁孙女佳佳一周前回娘家探亲，在湖南常德安乡她娘家门口被绑架。警察强行将她拖上汽车，连鞋子都没穿，四岁的佳佳看到妈妈被抓的恐怖场面嚎啕大哭。廖家被抄走

的财物有两台电视机、助力摩托车一台、一台影碟机、十套电视接收器、MP4一个、MP3三个，邮政存折八本、现金四千多元（只要回一千九百多元）及大量法轮大法书籍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就连老廖年轻时朋友送做纪念的日记本（里面有几十元收藏币）、儿媳的记帐本和孙女的成长日记及老孟准备十一月回老家路费、嫂嫂送给老母亲的红包（放在衣柜棉衣口袋内，衣在钱不在）都一并搜走。还有他们每个人的钥匙共四套，在被抓的当天也被国安抢走了。据邻居说，在家里无人的情况下，国安警察又来过三次，包括杂房，想怎么翻就怎么翻。被关押在郴州市看守所时，老廖的儿媳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如此苦难，精神崩溃。一个月之后，老廖一家全部释放。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国安警察当时是有意实行“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

二零零八年再次被警察绑架抢劫

时隔半年之久，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廖松林一家再次遭到同样的迫害。来了十七人绑架抄家，九套电视接收器和安装工具（如起子、锤子等）被洗劫一空。郴州市国安局谢功香、郭神光等连放在衣柜里的卫生巾都一张一张的捏过，一分钱生活费都不留。搜走存折一本、定期存单一张计三万多元，还有孙女衣裤里准备上幼儿园的八百元学费，老廖夫妇准备回岳阳老家长住一段时间的开支约六千元和二张火车票，别人的有线电视费四百元等。其中那张定期存单二万多元是法轮功学员许郴生躲避迫害不能回家时托其儿媳保管的。当廖家多次向他们要这笔未开具手续的钱时，谢功香、郭神光不认账，郭神光还伸出胳膊挥拳道：“你胳膊拧不过大腿，自认倒霉吧。”无奈许郴生只有办新身份证到银行挂失，办身份证时被查网上通缉而遭警察绑架关押多月。

当时小佳佳和奶奶被绑架到国安局，被审讯至半夜后放人，国安用警车送她们回家，而小佳佳扯着奶奶的衣角，不肯坐警车，要走路回家。当奶奶抱她上车，佳佳在奶奶的怀中仍然发抖，要求奶奶下车走路。此后小佳佳一看到穿警服的和警车就紧张地说：“坏人来了。”

参与迫害的人员

对廖家父子非法起诉的责任人是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袁章午（科长）。一审责任人是郴州市北湖区法院田忠民（审判长）、罗红荣（审判员）、黎建（审判员）、陈扬（代书记员）。二审责任人是郴州市中级法院赵学军（审判长）、胡承兰（审判员）、张波（代理审判员）、李雄雄（书记员）。提供的所谓“证据”是湖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提供的通话详单，郴州市分公司安保后勤部提供的信息查询单，郴州市马家坪市场宏达电器商行（三栋二楼四十一号门面）店主唐向东的供词。